

• 王雲五主編 •

人人文庫



大肚山風雲

鍾肇政 著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鍾肇政著

大肚山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短篇小說集

大肚山風雲

鍾肇政著

獻給亡友

英凱



鍾 肇 政

一九二五年生

臺灣省桃園縣人

淡江中學畢業
彰化青年師範

現任教師

編印人人文庫序

余弱冠始授英文，爲謀教學相長，並滿足讀書慾，輒廣購英文出版物。彼時英國有所謂人人叢書 *Everyman's Library* 者，刊行迄今將及百年，括有子目約及千種，價廉而內容豐富，所收以古典爲主，間亦參入新著。就內容與售價之比，較一般出版物所減過半。其能如是，則以字較小，行較密，且由於古典作品得免對著作人之報酬，所減成本亦多。

余自中年始，從事出版事業，迄今四十餘年，中斷不逾十載。在大陸時爲商務印書館輯印各種叢書，多厲廉售之意，如萬有文庫一二集，叢書集成初編以及國學基本叢書等，其尤著者也。前歲重主商務印書館，先後輯印萬有文庫薈要，叢書集成簡編，漢譯世界名著甲編等，一本斯旨。惟以整套發售，固有利於圖書館與藏書家，未必盡適於青年學子也。

幾經考慮，乃略仿英國人人叢書之制，編爲人人文庫，陸續印行，分冊發售，

定價特廉，與人人叢書相若；讀者對象，以青年為主，則與前述叢書略異。文庫版本爲四十開，以新五號字排印，與人人叢書略同；每冊定價一律，十五萬字以下，或相等篇幅者爲單冊，占一號；超過十六萬字以至三十萬字者爲複冊，占二號，皆依出版先後編次。每號實價新臺幣八元，一改我國零售圖書向例，概不折扣。惟實行以來，發見十六萬字以上或以下，僅萬數千字之差，售價即加倍，頗欠公允。考慮再四，決改定售價，單號仍爲八元，雙號則減爲十二元，俾相差不過鉅。又爲鼓勵多購多讀，凡一次購滿五冊者加贈一單冊，悉聽購者自選。區區之意，亦欲藉此而一新書業風氣，並使購讀者得較優之實惠而已。

抑今後重印大陸版各書，除別有歸屬，或不盡適於青年閱讀者外，當盡量編入本文庫。同時本文庫亦儘可能搜羅當代海內外新著，期對舊版重印者維持相當比例。果能如願，則本文庫殆合英國人人叢書與家庭大學叢書 Home University Library 而一之也。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三月一日王雲五識

目 錄

大肚山風雲·····	一
廿年前的故事·····	四三
前夜·····	六二
野戰病院·····	七二
俘虜營的故事·····	九三
配給所的姑娘·····	一一七
南郭崗上·····	一二六

大肚山風雲

一

格冬格冬——匡朗匡朗——

這輛老爺卡車搵得好厲害。我們肩碰肩地坐着，彎起的膝頭儘可能縮住，可是鞋尖仍然抵住前面的伙伴的屁股。清清楚楚地感覺到隨着車子的晃盪，體腔裏的臟腑也在劇烈地跳動着。

鳴——鳴——

卡車在呻吟，在喘氣。已經上坡好久了，雖然是緩坡，但一定已來到好高的地方。一片漆黑，一尺前面的人的頭都看不到。屁股碰在車板上陣陣作疼。腿也有點麻痺了。

我們到底要到哪兒呢？——不對，應該說：我們到底要被送到哪兒呢？還有，我們這次到底要做怎樣的工作呢？……

真想問問人，問問肩頭挨着我肩頭的沈，但是我知道那是不能夠的，並且誰也不曉得，曉得的人你問了他，他也不會告訴你。唯其不能問，也唯其誰也不曉得，所以連這樣的漆黑的山路上被一輪卡車載運着，才成了這麼叫人不好受的事。那是一列開往地獄的軍隊……開往死亡之城的，開往鬼城的，開往惡魔住着地底之國的……

真可笑，我竟伸長着脖子在凝睇又凝睇，想找出跟在後面的另一輛車子——那後面也還有好多輛的，一共是十輛——以便拂掉在開往那些可怕的地方的，祇有我們所乘坐的這孤零零的一輛車子的幻想，然而我看不到，眼前就祇有那無盡無底的闇夜。

我轉過臉兒朝沈看，我在不知不覺地把面孔湊過去。我竟看不到他！突地，我感到一種溫熱的風拂面而過，同時地嗅到沈的氣息，也幾乎同時地我們的鼻子微微相碰了。我在眼前幾公分的地方看到一排微微泛白的牙齒。

沈伸出手來攔在我的膝頭上，我把手放在他的手背上，立時他的手掌翻轉過來，我們的手輕輕地握在一起了。哦，微熱的，微微有汗氣的。沒錯兒，那也是我熟悉的沈的手掌。就在這一瞬間，我那些可笑的孤獨感與幻影全都消失了。

「想睡？」是那熟悉的低沉的耳語。

「不。」我搖搖頭。

「不近哩。」

「嗯……」

「真美。」

「什麼？」

「那星星。」

我仰起了頭。啊……真的，在黑漆一片裏，那些小星兒們顯得多麼深邃，多麼瑩潔。我幾乎不敢相信，在這戰亂的、渾濁的、黑暗的世界裏還有這麼美的東西。沈一定是一直在看着它的，一個高潔的人才能那樣地看星星的，而我祇能想着那些可笑的荒唐的事，單就這一點，我就敢確定，跟沈比較起來我祇是個猥瑣的，卑鄙的，懦怯的人。闇夜，原來是爲了星星而存在的。要不是這麼暗，星星不會那麼美，要不是看不到一盞燈光，要不是爲了怕空襲而車燈都不敢點，星星的色彩或許也要減少幾分的吧。有沈在我身邊，還有什麼可怕的呢？還有什麼苦吃不了的呢？自從進到這所學校認識了沈以後，我不知向上蒼感謝過多少次祂賜給我這麼一位好友了。我比好多好多的伙伴，好多好多的人都幸福的……

幾天以來，在伙伴們間就有傳聞，說是我們不久又要「勤勞召集」了，而且這次可能要到更遠的地方，期間也久些——一說是三個禮拜，另一說是一個月。因此當校長在晚點時忽然宣布了消息時，我們除了略感事出倉卒之外，也沒有太多的驚異。

「諸君，我們又奉到學徒勤勞召集令了，出發時間是今晚十點鐘左右，希望諸君準備好一切，在各室待命。不必我再說，皇國已到了決戰之秋，一億皇民都必需貢獻出所有的血液與力量，參與聖戰。皇國不滅，聖戰必勝，我們是無所畏懼的！可以想見，這次諸君的工作仍然艱苦，不過當我們想到此刻，就是在這一瞬間，皇軍也在前線浴血奮戰，一點點的辛苦實在算不了什麼。」

這也是天皇陛下的命令，諸君都是日本男兒，不久的將來，諸君也要當一名皇軍，把生命奉獻給陛下，在那以前我們有這麼一個爲陛下出力流汗的機會，實在是光榮莫過的事。祇恨我這把老骨頭不能跟諸君一起去同甘共苦，不過我會好好留守校園，並虔祝諸君奮鬥，圓滿達成任務回來。完畢。」

一如往常，校長的聲音微微顫抖着。遠遠看去，他那付眼鏡在閃閃發光，表情在激動裏含着一股凝重、嚴肅的味兒，使人不由不相信他的每一句話都是由衷之言——自然那亦可能是一種演技。儘管我個人承認，校長那瘦稜稜的外貌——深陷陷的臉頰、突出的顴骨和下巴、微駝的背，配上那種微顫的腔調是頗爲動人的，但是在內心裏已引不起任何感動了。

這是我們第三次受到召集。第一次是約半年前，爲期一個禮拜，工作是到大肚溪河牀挖砂石，整整十個小時的活兒，加上來回各一個小時的徒步，着實吃足了苦頭。至今我們還不知道那些砂和礫要做什麼，不過傳聞裏也是與附近一所新建機場的興築有關的。第二次是第一次後大約兩個月不到，期間是半個月，地點在一個叫三汴頭的鄉下。那兒正在建一所新機場，我們離開學校去到那兒，住的是附近民房（居民都已經疏散一空），每個人都分發到一套舊軍服，過的是揮圓鍬與十字鎬的苦日子，生活起居完全軍隊化，管我們的又是軍人，嚴與厲兼而有之，唯一的好處是可以吃到軍隊伙食。雖然還不够撐飽肚皮，但是飯量大約有在校內時的兩倍，湯也浮着油，偶而還可撈到一兩片肉，這與校內的吃齋生活簡直不可同日而語。

至於功課，召集期間當然是與書本絕緣的。不過平時也由於空襲頻仍，上課總是有一堂沒一堂的，躲在防空壕的時間恐怕比在教室裏的時候長些，我們都已讀完了五年間的中學，上級學校考不取才來到這所號稱應時代需要而新創的青年師範學校。第一個目的是：在還沒有兵役義務的臺灣籍學生而言，是爲了避免點上「志願兵」，在日籍同學則是爲了緩召，名目有異，骨子裏倒差不了多少，祇是大家都願說出罷了。

咿——

車子發出一聲刺耳的煞車聲停了。

「下車！」

打從前面傳來口令聲。我和沈同時地站起來。四下瞧瞧，還是看不見什麼，不過倒可看出前面有屋頂樣的稜線，而且不祇幾條。

脚下是碎石子鋪的路，腳步聲有如雨聲，響成一片。有一點倒可以確定了，這不是地獄，不是鬼城，雖然還不知道究竟是何處。

二

幾乎不可信地，這又是個陽光燦爛的日子。原以爲是這個晚上會永遠也過不完的——一隻五

燭的小電球，罩着長長的圓筒型布罩子，當你把手掌伸到那直徑二十來公分的光圈裏時方能看出掌心的紋路，移開手你便又什麼也看不見了。舉目四顧，盡是幢幢黑影，房子多大，形狀如何，都沒法辨清。論理我們早已過慣了跟這情形差不多的黑暗生活，可是在校內我們一切都熟悉，就是閉上眼睛也可以來往自如的，然而這兒畢竟是個陌生的地方，加上近兩個鐘頭的卡車路程又是那樣地可怕，所以乍被引到這樣的地方來，我這個懦弱的人又不免憂心忡忡了。我們所得到的第一個命令是這樣的：寢具不及分發，所以大家隨便和衣一夜，一切等明天再說。我與沈找了個地方坐了下來。下面有稻草，坐下去倒也相當舒服，至少比卡車上的有泥粉砂石之類的車板好多了。四下靜得有些可怕，但是這靜寂很快地就被一種細微聲打破了。那種聲音嗡嗡然的，有點像遠方的B 29大編隊的轟轟聲，竟很快地就佔有了每一寸空間。我明白過來了，原來那是大羣的飛舞的餓蚊。

「嘖嘖……」

由挨着的肩頭傳過來沈在空中劃動手臂的震動。我的面孔、脖子等裸露着的部份也很快地受到襲擊。那麼狠狠的一刺，接着是猛然而起的癢。

「嘿，好傢伙，比格拉曼還多呢。」沈向我低語。

我幾乎笑出來。把格拉曼比做蚊子，真是妙極，可是我的心却好像凝固了，臉上肌肉也凝結着。「怎麼過呢，這個晚上？」我差一點說出來，可是把話吞回去了，接着在心裏說：是明明說

過寢具要明天才發的，但願那是真的，並且也包括蚊帳，否則以後休想好好休息了……這時四下起了不少低語聲，不必細聽，那是同樣的抱怨話。

「安靜！」

是軍隊式的那種有力而帶着威嚇味的大喝聲。立時週遭又恢復原先的寂靜，嗡嗡聲再次佔有了每一方空間。不過很快地，那個小隊長的話又傳過來了。

「你們難道怕蚊子！難道這一點苦也吃不下！我們是受到勤勞召集的，身份和軍人差不多。一個帝國軍人，槍林彈雨都不怕，你們這麼沒種嗎？退一萬步想，就算還不是軍人吧，我們是肩負重大任務來到這兒的，爲了保持我們光榮的青師精神，也絕不能輕易表示出懦弱……切望諸君的自重！」

那是島野，大概有三十出頭了吧，一付近視眼鏡，中等身材，看來倒也有點文質彬彬的模樣兒，不過那雙躲在眼鏡片的眼睛却四時都含着一股冷光，相當可怕的。此人跟我們當然是同學，祇因他年紀最大，排在首名，所以當上了第一小隊長。據說他是普通師範畢業，教了好多年書的，而且是陸軍伍長，話倒說得很堂皇，其實他是怕被徵召才考進了我們這所學校的。

沒有人再做聲了。不能睡也好，大家聊聊，半夜都已過了，天亮不會太遠的，可是這麼一來就更叫人難堪了。接連地又有蚊子來襲，伸手狠狠地拍了一下脖子。也可以清清楚楚聽到拍打聲此起彼落。我很懊惱，也很擔心明天的苦工怎麼挨下去。這時，沈的手伸過來，摸我的胸前，解

開了一隻鈕扣，接着又一隻。我還不明白他的意圖，不過總算曉得他要我脫去上衣。於是我把制服脫下來。沈取了過去，蓋在我的頭上，把我的臉和脖子遮住了，然後又把我的頭按捺下去，直到我的面孔碰在膝頭上。我這就明白過來了。這不失爲權宜之計，實在是妙策。他還替我拉拉衣裾，儘可能地把我的手腕也覆蓋住。我抬起頭來，打算伸手來幫他，可是還沒待我動手，他已經察覺到了似地把我的頭按下去，並拍了兩下我的肩頭。一股暖意在我的胸臆間汨汨地湧上來。

當我的肩頭又拍了一次時，我吃驚地發現到已經送走了這個苦夜了。拍了我的還是沈，他的似乎是剛醒的面孔在衝着我笑着。號音尖銳地衝進耳朵裏，四下盡是刺眼的輝耀的陽光。另一個燦爛的日子來臨了，雖然心情依舊沉重而暗淡。

我們在島野小隊長的口令下迅速地集合在屋前草地上。對面已經站着一個白帽白衣白褲的人——我微微愣了一下，但馬上明白過來了，這是海軍，那麼這兒也是海軍的什麼基地嘍，明明是在山上的，這不是有一點奇怪嗎？更奇異的是那個人的一臉無所謂的，還滲着一種不勝其煩似的神情，姿態也那麼隨便，渾身的吊兒郎當勁兒。我們所接觸過的軍人，沒有一個不是四時扳着臉兒，一臉威儀，不過他們全都是陸軍，難道海軍就這麼不同嗎？

這位胖胖壯壯，滿臉鬍碴的海軍接受了我們的敬禮後說：

「我是松野兵曹長，奉命來指揮諸君。不過，唔……」他左邊掃過一眼才又說：「主要是由取違兵長來管你們。必要的事取違會告訴你們的。完畢。」

回禮，說話，沒有一種動作不是那麼隨隨便便的，並且說的又祇有兩句話，沒有一句皇軍如何如何，沒有一句陛下怎樣怎樣，皇國民必需怎麼怎麼，這種情形幾乎是叫人不敢相信的。這還不止呢。我也順着松野兵曹長（兵曹長爲日本海軍官階，等於准尉）的眼光看了一眼左邊。離他十幾步遠的地方站着一個比兵曹長更胖更壯也更高大的白帽白衣白褲的年輕海軍。唯一不同是帽邊的黑線，兵曹長是兩條的，這人祇一條，以後才明白，原來士官（軍官）是兩條黑線，下士官（士官）是一條，兵就沒有黑線。起初乍聽，沒有聽明白這個兵長（位於上等兵之上，三等兵曹之下的階級）的姓氏，祇覺得那是非常罕見的，而且令人莫名其妙的怪姓。

「我是取違兵長。」這人倒是一臉嚴肅站得筆挺地說：「取違就是拿錯了東西（按日語拿錯即謂取違），諸君要笑的話可以笑啦。」

立即，忍住的笑轟然爆發了，好多人都笑彎了腰。這姓氏在我這個臺灣人聽來固然奇異而不可思議，就是在日人同學也仍然怪異的。而我們能够集體在長官面前這麼放肆地，盡情地笑，實在也是不可想像的事。就憑這些，我便猜測到我們這次的任務，縱然工作一樣地辛勞艱苦，至少在精神上的負擔會輕鬆些。

大家笑够後，取違兵長就開始說明一些我們在這兒工作的期間必需知道的許多事情和注意事項。原來海軍跟陸軍是那麽不同的，食器是不用「飯盒」，而用一種鋁碗——想想也是的，海軍得呆在艦艇上，攜帶方便而且可以在野外煮飯的「飯盒」自然沒用。他們還管打掃叫「洗甲板」